

林庚白和《子樓隨筆》

「開卷有得」之一

蔡登山 ◎ 文字工作者

林庚白（1897～1941）原名學衡，字凌南，又字眾難，自號摩登和尚，閩侯縣螺洲鎮人。林庚白四歲能作文，七歲能寫詩，被視為「神童」。1907年，他因寫論文罵孔子、周公，被天津譯學館開除學籍，次年改入天津北洋客籍學堂。1909年秋，因領導反日運動又被學校開除。不久由天津赴北京，以第一名考入京師大學堂預科，與同學姚鵬雛、汪國垣、胡先驕、王易等相酬唱。1910年，經汪精衛介紹加入同盟會。1912年，與柳亞子訂交，並加入南社。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之後，林庚白在上海秘密組織「鐵血剷除團」，以暗殺北洋官僚和變節黨人為目標。同年，出任上海《民國新聞》（日報）主筆。1913年春離滬入京，主持國民黨在北方的機關報《民國報》；同年出任「憲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1917年7月張勳復辟，林庚白隨孫中山先生南下護法，8月任廣州非常國會秘書長，9月兼任孫中山大元帥府秘書。1921年，受孫中山密派，到北洋第二艦隊做策反工作，未果。1927年「四·一二」政變之後，林庚白因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觀產生懷疑而一度消極，閉門讀書，研究詩詞。1928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他受聘為外交部顧問及南京市政府參事。1933年，他在上海創辦《長風》半月刊。此時他專事創作，所撰詩文甚多，並先後編校《庚白詩存》、《庚白詩詞集》，並撰寫《子樓隨筆》、《子樓詩詞話》等，成為南社的一員健將。

林庚白曾引薦女作家謝冰瑩與柳亞子相識，據謝冰瑩回憶說：「庚白是一個耿直忠誠的朋友，他一生坦白，對人赤裸裸毫無半點虛偽，常把他十八歲就和許金心女士結婚，後來感情不合，精神痛苦的事告訴別人。」林庚白追求的名女人不少，前有林長民的女兒才女林徽音，林庚白在北平追之甚力，但終無結果。後來又追電影明星兼女作家王瑩，但沒多久，兩人就鬧翻了，據說王瑩認為林庚白有些神經病，天天盯得太牢，話又說得太囉唆。林庚白因懂得命理，他曾算出自己未來的伴侶必是一個才貌俱全的女人，後來遇著了林北麗果真如此。

曾讀盧冀野《柴室小品》談到林庚白好替別人算命，其中有兩件很靈驗的事：一是在他十年之前算到章行嚴（士釗）要入閣，而且一定是掌司法；後來不獨時間推準了，連部亦被他說著了。還有一件是李根源的「過鐵」，他預先算定。害得這位李麻老高臥小王山不敢出來，到時果然生了個對嘴瘡，動手術開刀，「過鐵」算是過了，只不會送掉性命，這也不能說林庚白推算的不對！



《子樓隨筆》書中提到林長民和林寒碧的死，似有定數。他說林寒碧在死前三日，以贈別之作見示，有「領取車行已斷魂」之句，後竟以誤觸汽車死，豈真冥冥中有定數在耶？而林長民於1924年春半，自瀋陽寄詩給他，有「欲從負販求遺世」之句，翌冬郭松齡之變，林長民果死於亂軍中，奉天軍隊，以其狀似日人，恐釀成交涉，遂焚骸骨，真乃羽化矣。其中林寒碧就是林北麗的父親，後來成為林庚白的岳父；而林長民是才女林徽音的父親。

對於林庚白的星命之說，柳亞子這麼認為：「君好星命之學，嘗採取當代要人名流之誕辰年月而推算之，謂某也通，某也蹇，某也登壽域，某也死非命。儕輩嗤為迷信，君縱談自若也。……實則偶而言中，不足信也。」對此「掌故大家」高伯雨有一番看法，他說：「1915年袁世凱竊國，準備下一年元旦『啓基』，庚白就揚言袁世凱明年必死，相沖相剋，說得頭頭是道，老袁果然在1916年死了。因此人們都說他是『神機妙算』，找他批八字的朋友多到不可勝數，高興時他也樂於應酬。其實他並不迷信，他說袁世凱死，不過是他恨袁世凱叛國，乃利用社會人士的迷信心理，借算命來煽動民氣與咒詛袁早死而已，用心是很苦的。可是為了這個，後來卻得了不好的反響，就是他死在九龍時，有些人卻說他『對別人的命算得準，對自己的命反而不清楚，好好地安居在重慶，怎會到香港送死呢？』這實在不知道他談命理是隱晦的煙幕。他對當時袁世凱的政權很不滿意，時有批評，未免遭時忌，故此大談命理，又高談闊論，裝出一副狂士的面目，使當政的人不注意他，一提到他就說：『這人麼，狂人而已！』此乃庚白處亂世的哲學也。」

1941年12月1日，林庚白由重慶帶了家眷來香港，擬與旅港文化人共同探討社會形勢問題，還擬在港辦一日報，宣傳抗日，這一計畫得到了愛國華僑陳嘉庚的支援；另外還要籌辦詩人協會，以團結進步文化人士；撰著一部民國史。盧冀野說：「他在重慶動身時，我曾去勸止他，但他去志已決，沒法能挽留得住。」林庚白抵港甫一周，太平洋戰爭爆發，九龍隨即淪陷。林庚白住於友人家中，被日軍間諜誤認為國民黨中央委員，被日本佔領軍通緝，為避免累及眾鄰，12月19日下午，他和林北麗出門另覓避難所，走了幾百步到天文臺道口，遇見站崗的日軍喝問他何往，林庚白不懂日本話，伸手入衣袋取紙筆，意欲借文字說明他的意向，日軍誤以為他要取武器，便開槍向他射擊被擊斃，沒想到他竟為避凶而遭凶了！

而其遺骨當時草草掩埋於香港天文臺道的菜田之中。沒有棺木，也沒有墓碑。香港復原後，有人說其夫人林北麗曾去尋訪埋骨之所，林北麗有〈將去九龍吊庚白墓〉詩：「一束鮮花供冷泉，吊君轉羨得安眠。中原北去征人遠，何日重來掃墓田」，但了無蹤跡。而據唐之棣《香江詩話》記載：1947年10月，柳亞子再度到香港，想起五年前客死香港的蕭紅、林庚白兩位亡友，故有詩「碧血黃墟有怨哀，蕭紅庚白並奇才。天饕人虐無窮恨，更為賓基雪涕來。」柳亞子先後前往淺水灣、天文臺道訪尋蕭紅、庚白之墓，第一次，兩人之墓均未找到。後來，在友人周鯨文等陪同下再度訪尋，終於一一找到了。另據沈惠金給筆者的信云：「2006年5月13日，

我到上海拜訪林北麗先生，談到她前夫林庚白的墓穴問題。林北麗先生告訴我：林庚白 1941 年遇難後，葬於九龍。抗戰勝利後，孫科出面把林庚白等一批知名人士的遺骸遷葬到上海萬國公墓，當時的《申報》對此有報導。後來，林庚白的墓穴位置要闢為通道需要遷移一下，公墓管理方這時候又說這個叫了幾十年的林庚白墓穴不是林庚白而是另外一個人的，至於林庚白遺骸已搞不清葬於何處。北麗先生憤憤不平地說：『庚白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在抗日戰爭中獻出寶貴的生命，如今墓穴怎麼可以說沒就沒了呢？』她說她正在向有關方面申訴，希望能找到庚白之墓並立上一個碑，完成晚年最後一個心願。」

林庚白逝世後，他留下的文稿有政論、詩論、經論、小說、小品、隨筆等，而最有成就者是古典詩詞。其詩稿由柳亞子與林北麗編纂校訂為《麗白樓遺集》，內有《今詩稿》殘稿一卷、《麗白樓文剩》一卷、《麗白樓詞剩》一卷、《麗白樓語體詩剩》一卷、《麗白樓詩話》2 卷、《虎穴餘生記》一卷、《水上集》3 卷、《吞日集》8 卷、《角聲集》4 卷、《虎尾前集》和《虎尾後集》各一卷。

《子樓隨筆》於 1932 年 11 月起在上海《晨報》連載，至 1933 年 7 月 5 日止，1934 年 8 月由《晨報》出版單行本。林庚白在該書的〈卷頭語〉中說《子樓隨筆》這個專欄是社長潘公展邀他寫的，他說：「同時我更感動於公展的幾句話：他以為近二十多年的中國文藝界，本來很缺乏這一類的文字，為了我個人的社會關係；和在政黨的歷史，寫起來必定『包羅萬有』，可以當做新聞或故事，也可以當做小說，戲劇，和詩詞話。是這樣的說法，喚起了我的惰性，《子樓隨筆》也就跟著產生了。」

《子樓隨筆》的內容確實如作者所言「包羅萬有」，由於林庚白從武昌起義時，和汪精衛等人組織京津同盟會於天津，響應革命，他不只是單做宣傳工作，還參加實際行動，他和吳祿貞聯繫，計畫以奇兵直逼北京，加速清王朝崩潰，後來吳祿貞遇刺身死，事才終止。民國元年他在上海與陳子範、林瑞珍、陳銘樞、魏懷、林知淵、葉夏聲、林森等秘密組織「鐵血鏟除團」，曾計畫謀炸往福建宣撫的前兩廣總督岑春煊，後因陳子範製炸彈失慎死難。林庚白在《子樓隨筆》中說：「亡友陳子範，以郭家朱解，而兼有荊軻聶政風，辛亥鼎革，憤官僚軍閥之僭竊政柄也，則密與數四同志，組『鐵血鏟除團』，出以暗殺。」所以他對當時的一些人物多所交往，他說：「友人鄒魯、葉夏聲，同為粵籍，同為舊國會議員，又同為吾黨之早達者。夏聲少美好如婦人女子，魯則黧黑，貌不揚，然魯生平多豔遇，兩賦悼亡，而夫人皆傾城之選，夏聲則三十以前，頗自矜『不二色』，其後數置妾，類極醜惡，相懸有如此。」都是紀實也。

林庚白後來一直追隨孫中山，1920 年甚至促使討桂的大捷。他在文中說：「……孫公思有以竟革命之功，促炯明返旆討桂，時間帥李厚基，屬於皖系者，迺資炯明以大宗軍火，厚基所部之師長臧致平，與直系有舊，陰使人扣留不發，孫公方旅居滬濱，遂召余與謀，余於是密邀胡漢民及皖系策士方樞，浙東師長陳樂山，又盧永祥代表石小川四君，以某夕集議於外灘之德



國領事館二樓，議既定，間關走福州，為厚基致平，有所疏解，此大宗軍火，始獲輸送至炯明軍，討桂卒以大捷，未幾孫公即詣粵，重組軍政府。」此可視為珍貴之革命史料也。

由於閱歷之廣，使他看盡官場冷暖。他在談到仕進之道時，提出五字訣曰：吹、寫、拍、拉、跑。他說五者備，罔或不能致聞達。而對於一個傑出的外交家，他認為必須具備三要素：「曰眼光，曰手腕，曰魄力；眼光欲其銳，手腕欲其敏，魄力欲其宏。當斷則斷，不宜有毀譽之見存，而成敗利鈍，亦不必鯁鯁過慮，然此非識力絕遠大者不辦。」他認為如李鴻章者，也只好稱半個外交家，但「視今之挾琵琶，作鮮卑語，媚事權要，亦自炫為外交家者，固已高出萬萬矣。」

另外他提到一段中國外交上的秘史說：「袁世凱僭號『洪憲』，人咸以為出自『籌安會』六君子之勸進，而不知有國際背景在，蓋老於中國情況之故英使朱爾典實慫恿之。友人某君，曩為袁氏掌記室，數參樞要，曾出示朱爾典與袁氏秘密談話之副本，竟謂中國如帝制，英可相助，且允以疏通日本；言甘而意毒，袁氏果為所愚，以自戕其身。」而對於「三一八」慘案，世人都認為是章士釗主導的，林庚白則認為章士釗夙異懦，無此膽力也。他根據他的同學賈德潤，也就是當時國務總理賈德耀的弟弟所言，提出不同的說法：「『三一八』之事變，由於當時與西北軍接近，號稱左傾之徐謙，揚言於眾，謂『與京畿駐軍之長官某某，已有默契。諸君第勇往勿却，必可奏效！』青年學子，深信其說，然徐固未得某某長官之同意。請願群眾，既麤集執政府，執政以迄閣員咸皇遽，以為是必某某長官之『取瑟而歌』，迨洩別一人與西北軍密者，電詢某某長官，長官答以『初無聞知，公等可毋疑！』於是而衛隊之槍聲隆隆矣。」他如有關「一二八」之役，世人都認為當局以不發援軍為病，林庚白說開始他也如此認為，後來他和當時任朱紹良總參議的友人李拯中談，「拯中謂當局於十九軍轉戰淞滬之日，即電屬紹良速撥精銳六師來應援，紹良以紅軍方勢盛，謀諸拯中，恐驟調六師去贛，防線必且鬆懈，多缺口，迺飛謁當局力陳，無已始改派張治中所部之兩師為援軍云云。」這些內幕消息多得自於當事者，有其相當的可信度，可為治近現代史者提供一份珍貴的史料。

他對北洋軍閥也有其精闢的看法，他說：「北洋軍閥之分崩離析，始於馮段之背袁，盛於直奉之畔段，而終於直皖奉之內潰。此其變遷與消長起滅之故，關於史料者至鉅，有可得而述者。蓋此中消息，類涉隱秘，而策士、黨人，操縱其間，其縱橫捭闔之工，亦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各異其跡也。」他在《子樓隨筆》中有條分縷析，探因溯源的講述，足可稱之為「北洋軍閥史話」。因篇幅所限，就不再援引。另外他慨嘆在北洋軍閥統治之下，政黨、議會，皆成具文。他說：「國民黨之宋教仁，研究系之梁啟超與湯化龍，畢生精力，瘁於組閣，顧終不獲，且以身殉焉，可哀也已。夫國號共和，政尚議會，而民國十五年以來，國務總理，罕出於政黨領域中，以此而言憲政，雖千百年可知矣！」。

林庚白因交遊廣闊，詩人、文士、政客等皆有交往，同時也有他獨到的觀察。如他在書中

說：「梁鴻志道其客丁沽時，有友介一女郎與遊，遂同詣平安電影院，幕方半，女郎睨就鴻志，探手於袴，且摩挲焉，鴻志為賦絕句二首，極雋妙，第不諗曾作妄語否？絕句云：『無燈無月光明夜，輕暖輕寒懺悔時。慚愧登迦偏觸坐，與摩戒體費柔荑。』又云：『鼎鼎百年隨電去，纖纖十指送春來，老夫已辨天涯老，欲賦閒情恐費才。』」。由於是親聞於梁鴻志者，所以可以為梁詩之「本事」也。又他讀鄭孝胥之《海藏樓詩》，曾寫下〈題《海藏樓詩》〉二首，雖譏鄭詩多標榜忠孝之辭，但還是讚其「出唐入宋極研躡，雄闊清新取徑寬。」而當時鄭孝胥叛跡未彰，等到後來鄭孝胥當上偽滿國務總理，林庚白在《子樓隨筆》中說：「鄭孝胥於清室遺老中，頗以才氣自矜許，其交親亦咸震於孝胥之名，不知孝胥雖自負為『縱橫家』，實僅一『熱中功名』之文人耳。」可說是一語中的。至於當時對李烈鈞娶部屬龔永之妻為婦，蔣夢麟娶好友高仁山之遺孀為妻，社會上都群相竊議，林庚白則獨不以為然。他說：「蓋世風丕變，而人道之義，方為中外有識之士所重，此虛偽之道德，正宜摧陷而廓清之，未足為烈鈞夢麟病。」他甚至還寫詩給蔣夢麟稱其：「結褵能善故人妻，大勇如君孰與齊？目論獨憐矛盾世，儒酸猶自說修齊。」確可謂特立獨行之士，其見解言論的確不同於流俗。

林庚白恃才自傲，目中無人，不可一世，自稱「詩狂」。他所作詩詞，具有盛唐遺風，又有時代特色。聞一多、章士釗評其詩詞「以精深見長」；柳亞子評價他「典冊高文一代才」。陳石遺的《近代詩鈔》選有他的詩，且稱其「早慧逸才，足與當代諸家抗手。」而他最所自負的也是他的詩，他在《麗白樓詩話》中說：「曩余嘗語人，十年前鄭孝胥詩今人第一，余居第二。若近數年，則尚論古今之詩，當推余第一，杜甫第二，孝胥不足道矣。淺薄少年，謹以為夸，不知余詩實『盡得古今之體勢，兼人人之所獨尊』，如元稹之譽杜甫。而余之處境，杜甫所無，時與世皆為余所獨擅，杜甫不可得而見也。余之勝杜甫以此，非必才能凌轡之也。」

《子樓隨筆》一書論詩詞之篇章亦不少，如「凡詩、詞皆以意深而語淺，辭美而旨明者，為上上乘，於文亦然。試讀李杜之詩，二主之詞，便知此中之真諦。」他還指出同光以來的諸多作者，皆多「食古不化」者，喜套用古人的詞語，以為如此方稱得上「雅」。林庚白則認為字面無所謂雅俗，僅有生熟之別耳。他舉例說古時因是燃燈而有「剪燈吹燈」之說，而今日大家都使用電燈，何自剪之，吹之哉？他強調：「徒喜其字面之美，因襲不改，非僅『遠實』，直是『不通』。今人詩、詞，犯此疵累者，指不勝屈，幾使人不辨，作者所處之時代，與所經歷之日常生活，寧非笑柄？」。因此他不但大力提倡以新詞語入舊詩，還甚至以白話文譯法國詩人 Paul Valaine 的〈秋之歌〉。這都由於他是一位傑出的詩人，對於詩的見解自然高妙之故也。

林庚白在《子樓隨筆》的〈卷頭語〉中說：「我寫著隨筆，我想我畢竟是一個有閒階級，在這外患內憂和飢寒災荒交集的中國，還有『閒情逸致』，來賣弄筆墨，而且寫的是充滿了『趣味主義』的文字。」的確，整本書無處不充滿「趣味」。例如他說汪榮寶出使比利時，帶著小妾前往，但西方國家是一夫一妻，於是汪公使只得詭稱是他的妹妹，但過了一年多，使館的洋人群



相耳語說：「怎麼這樣大的妹妹，到了晚上，老是跟哥哥睡在一床？」聞者絕倒。又談到人體構造，說人之器官，有兩孔的，有一孔的，大抵兩孔的只有一種用途，一孔的卻有兩種用途。「蓋目爲兩孔，僅能視；鼻爲兩孔，僅能聞；耳有兩孔，僅能聽；口以一孔而兼飲啖與語言之用；男女私處，以一孔而兼澣溺與生育之用也。」諸如此類筆墨，在書中俯拾皆是。

《子樓隨筆》內容包羅萬象，是身爲才子、名士的林庚白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既有史料性，文筆又粲然，處處充滿趣味。能不稱爲一本「奇書」乎？

延伸閱讀

- 林庚白著（1934）。子樓隨筆。上海：晨報。
- 林庚白著（2011）。子樓隨筆。臺北市：秀威資訊。

稿 約

《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以刊載與圖書或出版相關之論述宗旨。內容包括報導臺灣地區最新出版之新書書目、新書介紹、書評、讀書人語、童書賞析、專題選目、作家與作品、出版人專訪、臺灣出版大事記以及國際出版觀察等專欄。園地開放，歡迎賜稿。

1. 來稿以未曾發表者爲原則，文長以 2,400 字、3,600 字或 5,000 字左右爲原則，特約稿件則不在此限。若有相關照片、圖片等，亦盼隨文附上；惟需註明活動（攝影）日期與拍攝者；如用畢需歸還者，亦請特別註明。
2. 書評、讀書人語專欄，所評論之書籍以近半年內臺灣出版的新書爲原則。
3. 來稿請提供 Microsoft Word 相容或純文字格式之電腦檔案與書面稿件。並標明中、英文篇名，投稿者之中、英文姓名及服務單位職銜。若未提供英文篇名，則由本刊根據中文篇名自行翻譯。
4. 來稿及其所附照片等如涉及著作權或其他文責問題，概由作者自負法律責任。
5. 其他刊物或個人如需轉載本刊文章，需徵得作者及本刊之同意。
6. 本刊對於來稿文字有審稿及修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於來稿上聲明；投稿人請自留底稿，未能採用刊載的稿件，本刊將不負責檢還。
7. 來稿經刊出後，依中央政府及本刊相關規定核計稿費，此項稿費已包括各種型式發行之報酬，本刊不再給予其他酬勞。
8. 來稿請註明作者姓名、現在服務單位、職稱、身分證字號、戶籍所在地址、電話、傳真、E-MAIL 或作品發表時使用之筆名。
9. 本刊內容並將以電子型式發表於國家圖書館及其全國新書資訊網上，不願意於網上發表者，來稿時請特別註明。網址爲：<http://isbn.ncl.edu.tw>。
10. 本刊著作者享有著作人格權，本刊享有著作財產權；日後除著作者本人將其個人著作結集出版外，凡任何人任何目的之翻印、轉載、翻譯等皆須事先徵得本刊同意後，始得爲之。
11. 著作人投稿於本刊並經本刊收錄後，同意授權本刊物得再授權國家圖書館「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本刊物授權之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載、列印、瀏覽等行爲。並得爲符合「遠距圖書服務系統」或其他資料庫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12. 來稿請寄：10001 臺北市中山南路 20 號，國家圖書館；《全國新書資訊月刊》編輯部收；或電子郵件至：newbooks@ncl.edu.tw。聯絡電話：02-23619132 轉 725；傳真：02-23115330。